



1910年印有“宝读泉”字样的老明信片。

【钩沉】

□耿全

## 从『爆流泉』到『爆读泉』，再到『包子泉』：

### 趵突泉名字的由来

济南以泉著称，济南之泉又以趵突泉为最，名列七十二名泉之首。然而，如此重要的一眼泉，它的命名却是一波三折，“趵突”不过是如同“狗剩”一般的俗名而已。

趵突泉最早并没有正式名字，因趵突泉是古泺水的源头，所以历史上经常以“泺”代指趵突泉。北魏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中写道：“泺水出历城县故城西南，泉源上奋，水涌若轮。”后因泉上建有祭祀娥皇、女英的娥英庙，也俗称为娥英水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这里的“泺”“娥英水”都不是趵突泉的正式名字。而相对的，与趵突泉同时出现于《左传》一书的“华泉”，却有正式的名称并沿用至今。

虽然中古时期的史书没有记录趵突泉的名字，但它并不是没“娘”的孩子，济南人给它起了个直白的名字——“爆流泉”（《齐乘》中也写作“瀑流”“趵流”）。之所以说这个名字直白，是因为仅从名字就可知它的水势有多大。但终究是太直白，听上去没内涵，不风雅，像乡野“狗剩”之类的俗名。文人看不下去了——这么好的泉，一直叫“狗剩”怎么是好！于是，风雅之士开始憋着劲给它起名。

先是有人因其泉水恒温、冬季不是很凉，将其称为“温泉”，大概这个名字也没有什么内涵，没有传播开。

宋代曾巩出任齐州知州时，起了个有深度的名字——“槛泉”。“槛”，假借为滥，泛滥之意。“槛泉”典出自《诗经》，《诗·大雅·瞻卬》中写道：“鬻沸槛泉，维其深矣。”汉代王充在《论衡·是应》中解释道：“槛泉正出。正出，涌出也。”

如此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名字，济南人却不买账——因“槛泉”之称太雅，百姓直接弃之不用。对于此事，元好问在《济南行记》中记载道：“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槛泉，又立槛泉坊，取诗义而言。然土人呼爆流如故。”济南老百姓仍叫它“爆流泉”。

“爆流”这个名字还引

申出许多类似的叫法，“趵突”就是其中一种。

曾巩在《齐州二堂记》中记载：“自(渴马)崖以北，至历城之西，盖五十里，而有泉涌出，高或至数尺，其旁之人名之曰‘趵突’之泉。”在这里，曾巩第一次将泉名写作了“趵突”。他起“槛泉”一名虽然没得到济南人的认可，但他以“趵突”二字注音却得到了肯定。

至于“趵突”二字作何解，现在还没有统一的认识。《正字通》中解释为：趵，跳跃貌；突，出现貌。《趵突泉志》认为：“此泉出现跳跃，下直上出，故名趵突云。”当代人则认为：“趵突”字面古雅，且音义兼顾，既能形容泉水跳跃之势，又可模拟泉水喷涌之声。而从历史演变中不难

看出，“趵突”不过是记音而已，并没有太深含义，被后人过度解读了。

既然“趵突”二字是记音的，那么它的本字又该如何写呢？

“趵突”实际应写作“爆读”或“爆突”，这里的“读”与“突”相通，都读dú。《说文解字注》中说：“突，空也，空孔古今语，凡孔皆谓之突。古亦借‘读’为之，如周礼注四突即四读、左传襄三十年墓门之读徐音豆是也。”关于“突”字的读音，《字汇补》中提到“突，都木切，音督”。

那为何要将“趵突”写作“爆读”呢？这就又与济水扯上关系了。

济南得名于济水，趵突泉得名也同样与济水有关。济水为四渎之一，《尔雅》中讲道：“江、淮、河、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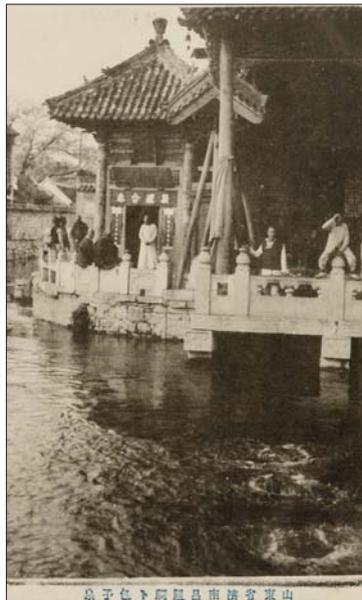
为四渎，四渎者，发源注海者也”。在古籍记载中，济水三伏三现，可以穴地伏流：“一出为济源，再出为荣水，三出为山东诸泉水”。古人认为济南泉水就是伏流于地下的古济水，宋代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就这样记载：“古说济水伏流地中，今历下凡发地皆流水，世传济水经过其下。”清蒲松龄在《趵突泉赋》中也说道：“泺水之源，发自王屋；为济为荣，时见时伏；下至稷门(代指济南)，汇为巨渎；穿城绕郭，汹汹相续。”趵突泉既是济水伏流，又是泺水源头，“爆读”抑或“爆突”的含义就不言而喻了。西汉以后，济水逐渐衰微，郦道元在《水经注》里写道：“当王莽时，济水入黄河不复出。”唐宋之际，济水断流已久，而在济南仍能找到济水的踪迹，故“爆流”就逐渐演变为“爆读”了。

那为何“趵突”的读音应是“爆读”呢？

这一点，从济南人的口语里就能加以印证——许多老济南人都习惯将“趵突泉”读作bào dū quán，“突”字多读为dū。这一读音在近代明信片上也有体现，1910年日胜洋行所发行的一张明信片上，将标题“趵突泉”写作“宝读泉”，这记录的正是济南土话读音。后来，随着济水故道的湮没，“爆读泉”在济南人的口语中又逐渐演变为“包子泉”，民国初年的明信片上也可以见到这种写法。

从“爆流泉”到“爆读泉”，再到“包子泉”，济南人对趵突泉的印象其实只有一个——爆，似乎不用这个字就对不起它，这都是济南人对趵突泉的“昵称”。

书面写法与口口相传的读音不尽相同，这是非常少见的事。说它奇怪也不奇怪，只有厚重的文化积淀才会出现这种现象。趵突泉这个名字，并非某一个人所起，而是济南老百姓约定俗成叫出来的，单从这点上就能看出济南人对趵突泉的溺爱。一如“狗剩”之名，透着父母的爱惜。



1910年印有“包子泉”字样的老明信片。



## 钥匙事件

□李建设



大明湖畔·小小说征文

投稿邮箱:lixiaoxie@163.com

李大美和张晓丽是多年的老邻居了，她们

住在大明湖棚户区时就是前后院邻居，后来大明湖片区拆迁，她们被安置到了芙蓉花园，还是一座楼住着，一个楼上一个楼下，晚上不是张晓丽到楼上串门，就是李大美到楼下去串门，平时好得就像一家人。不知道底细的，还以为她们是亲姐妹。

有一次，张晓丽在家里接了个电话就急急慌慌地出去了，等到她从外面回来的时候，翻遍了衣兜也没有找到房门钥匙，才突然想起由于出去得匆忙，竟把钥匙落在家里了。而丈夫和儿子都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上班，叫谁回来送钥匙都要耽误很长的时间。而让开锁公司来开锁的话，不但要破坏门锁，还要收动辄上百元的开锁费，她有点舍不得。

就在她急得团团转的时候，李大美从市场上买菜回来了。看着张晓丽站在房门前急得直跺脚，知道是她把钥匙落家里进不了门了。李大美也是爱莫能助，就邀请她到自己家去坐着等家人下班。

张晓丽看到李大美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，突然想到何不用她家的房门钥匙试试自家的锁，说不定就能打开呢！李大美笑着说：“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这是从老祖宗那里传下来的规矩，我家的钥匙怎么能开你家的锁呢？”可说归说，李大美还是把钥匙给了张晓丽。神奇的是，钥匙顺利地插进了锁孔，又轻轻转了转钥匙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门竟然打开了！

“我家的钥匙能打开你家的门，你家的钥匙是不是也能打开我家的门？”李大美对张晓丽说。于是张晓丽找到自家的钥匙又跟着李大美上楼，她们倒要试试看，两家的钥匙能不能互开对方家的房门。这次试验失败了，张晓丽的钥匙打不开李大美家的门。李大美开玩笑说，以后你家少东西可别赖我偷的呀。张晓丽说，我家那点东西你还能看上眼，给你都不要。因着两个是多年的好姐妹，谁也没有想太多，钥匙事件就过去了。

又一次提起钥匙事件，是张晓丽的钥匙又落在家里了，上楼借李大美的钥匙开门。这回李大美很爽快，直接就给了她。可是自从有了李大美家的备用钥匙，张晓丽的记忆力好像就差了，经常发生把钥匙落在家里的事。偶尔一次两次借用救急也没啥，可次数一多，真把李大美的钥匙当成备用的了，李大美就有意见了。为了让张晓丽长点记性，她曾威胁张晓丽说，事不过三，如果下次再把钥匙落家里我也不借了。张晓丽保证说不会有下次了。可是过不几天，她又嬉皮笑脸地来借钥匙了。不给她吧，总不能见死不救；给她吧，就总会有下次。

在张晓丽又一次跑到李大美家借钥匙的时候，李大美对张晓丽下了最后通牒，如果还有下次，我就坚决换锁，再也不做你的备用钥匙了。

可是，下次还是来了。无奈之下，李大美真的就到家具店买了一扇防盗门，换下了原来的门。其实，李大美倒不是烦张晓丽借钥匙，而是为了避嫌。毕竟，自家的钥匙能开别人的锁，对别人来说太缺少安全感了。

商家送来防盗门的时候，张晓丽的丈夫看到了，问李大美：“你家的门坏了，怎么换起门来了？”李大美想说还不是你老婆逼的，但终究没说出口，只简单地“嗯”了声算是答复。当张晓丽听丈夫说李大美换了防盗门时，反而神秘兮兮地笑了。丈夫不明所以地问她，她换门你有啥可高兴的？她问丈夫：“你当过兵，你说说成天守着一颗不定炸弹是什么心情？”她丈夫老实回答：“那肯定是担惊受怕呀！”“那就对了，”张晓丽如释重负地说，“她家的钥匙能开咱家的锁始终是个隐患……”

【影像老济南】

## 静美和谐的护城河东南角

□撰文/供图 阿雍

济南护城河的东南角，是清末摄影师们最喜欢按动快门的取景点。惯常老照片中，一般以巍峨的东南角楼(魁星楼)为焦点，捎带俯拍上护城河中的小桥、小庙抑或白石泉、玛瑙泉。

这是一张1910年或更早时期拍摄，并刊在日本华和公司发行的明信片上的老照片。说明中写着济南府黑虎泉，但画面拍摄的是护城河东南角。摄影师一反常规，站在护城河北岸，自西北向东拍摄，河中的小金山寺(今仅存“金山寺遗址”碑刻)以及与其隔桥而建的河东岸三皇庙戏楼(今已消失)双双摄入画面。北岸白石泉当时没有今天这种景观石全起的泉池，只能看到泉边河中的石碑。南岸与之相对的是玛瑙泉，泉边青石上坐着数位临泉洗衣的妇女。

河岸上，虽有青砖瓦房映入眼帘，但更多的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草顶房。在河南岸半边街、河东岸大台阶以及河中心板桥上，走着悠闲的游客和孩子。仔细看，还有头戴西式礼帽的老外。



Hei-Hu-Chuan Tsinan-fu.

泉虎黑府南济